

佛說瞻婆比丘經

西晉沙門釋法炬譯

上九

聞如是一時婆伽婆在瞻婆恒伽卜法賴池水上彼時世尊十五日說戒在比丘僧前坐

世尊坐已觀諸比丘意之所念觀諸比丘意之所念已夜初一分時坐默然住於是異比丘從座起一面著衣叉手向世尊白世尊曰惟世尊夜一時已過世尊及比丘僧坐已久惟願世尊當說戒彼時世尊默然住世尊至夜半默然住彼比丘再叉手向世尊白世尊曰惟世尊夜已過初時夜已過半世尊比丘僧坐已久惟願世尊當說戒彼時世尊亦默然住彼時世尊於夜半後坐默然住彼比丘三叉手向世尊白世尊曰惟世尊夜已過初時夜已過半夜已過半後明星欲出不久當明星出世尊比丘僧坐已久惟願世尊

當說戒彼時世尊告此比丘曰我比丘衆中
有不淨者彼時尊者大目捷連亦在衆中會
衆中會已於是尊者大目捷連作是念世尊
爲說何比丘言衆中有不淨我寧可作如是
像三昧正受以三昧意觀諸比丘意之所念
於是尊者大目捷連即如其像三昧正受以
三昧意觀諸比丘意之所念尊者大目捷連
即使知之世尊所爲比丘於是尊者大目捷
連從三昧起便至彼比丘所到已牽彼比丘
臂將出門外汝愚人去汝不應在此宿無有
比丘共汝住者汝今爲比丘外於是尊者大
目捷連牽彼比丘臂將出門外反閉門關門
已至世尊所到已禮世尊足却坐一面尊者
大目捷連却一面已曰世尊曰世尊所說比
丘者言衆中有不淨我已牽彼比丘臂將出
門外汝愚人去汝不應在此宿無有比丘共
住汝今比丘爲是外惟世尊已過夜初分已
過夜半已過夜半後夜已欲曉明星出時明

是不久當出世尊比丘僧坐已久願世尊當說戒汝目捷連彼愚癡人爲多受罪而觸燒世尊及比丘僧若目捷連衆中有不淨比丘如來說戒者彼愚人頭當破爲七分是故汝目捷連從今日始汝等當共說戒如來不復來說戒何以故目捷連此一愚人如是過已

止九

九

過觀而觀屈伸卷舒持僧伽梨衣鉢而於他梵行者自言是梵行此目捷連若人言是梵行者若人作是念沙門爲幻沙門爲鹿沙門爲刺沙門非言如是知已便棄著外何以故恐壞餘淨比丘故猶若目捷連成就稻田麥田若中有惡草生彼草根如麥根枝節葉實亦如是未成其子當棄之目捷連若成子已彼田居士便作是念此爲是壞麥子之草麥之刺麥之鹿彼便拔棄著外何以故恐壞餘淨麥故如是目捷連若有一愚人作是念過已過觀而觀屈伸卷舒持僧伽梨衣鉢而於餘梵行者自言是梵行者若目捷連他稱言

是梵行者彼若作是念此沙門壞此沙門刺此沙門鹿此沙門非言彼知已便棄著外何以故恐壞餘淨比丘故猶若目捷連彼田居士於冬月時治大穀穢若彼穀所有堅固住者一向皆離去謂所有若草若葉彼揚著風中一向吹去彼田居士執掃箒在中掃之在

中掃令淨何以故恐壞餘淨穀故如是目捷連若一愚人作是行過已過觀而觀屈伸卷舒持僧伽梨衣鉢而於他梵行者自言是梵行者若目捷連他稱是梵行者他作是念此沙門壞此沙門鹿此沙門刺彼知已棄著外何以故恐壞餘淨比丘故猶目捷連彼田居士彼求水欲通水執極利斧入於林中彼執斧斷樹謂彼所有樹堅固住而不可入謂所有枯樹打已斧則陷入田居士截其根截根已通其中通其中已便作木筭函通水如是目捷連或一愚人作如是行過已過觀而觀屈伸卷舒持僧伽梨衣鉢而於他梵行者自言

是梵行者若目捷連他稱言是梵行者彼作
是念沙門壞沙門鹿沙門刺沙門非彼知已
棄著外何以故恐壞餘淨比丘故說偈言

共止及當知 惡求及瞋恚 憾恨不捨貪

不棄幻諛誦

在人誹言息 自說是沙門

自作諸惡行 惡見非是樂

多作諸妄言

末

如是知彼已

悉皆不與會 擄棄不共止

知時具淨行 分別誰言已

非息言沙門

惡行擣棄已 不與惡共止

數數及日日

悉皆共會集

當棄此苦際

佛如是說彼諸比丘聞世尊所說歡喜而樂

佛說瞻婆比丘經

止九

諸法本經 不出字

瞿曇彌記果經

止九

蒙憎上直陵反又丈證反
下莫明反又莫鄧反

瞻蓄上之廉反
下蒲比反

瞻婆比丘經

觸燒

奴鳥反

穀積

智反

掃箒

九之反

陷

成字

覓函

上古反

擣棄

上必反

斷卓

去聲